

資治通鑑

第十一冊

資治通鑑
第十一冊

翰林學士兼侍讀王朝散全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三起於漢赤奮若盡昭陽作噩凡九年

孝安皇帝下

延光四年春二月乙亥下邳惠王衍薨甲辰車駕南巡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帝至宛不豫

宛於元翻書金勝王有疾弗豫孔安國注曰不悅諫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葉崩于乘輿乘式涉翻年三十二皇后與閹顯兄弟江

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賢曰晏晚也臣下不敢斥言帝崩濟陰王在內避近公卿立之還為大害下

戶茂翻乃偽云帝疾甚徙御臥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上時掌翻驅馳行四日庚午還宮自葉至雒陽六百餘里辛未

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武王有疾周公為三壇同墀因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于天後世踵而行之其夕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

鄉侯懿為嗣賢曰惠王名壽章帝子也濟子禮翻考異曰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力悲

號不食號戶翻內外群僚莫不哀之甲戌濟南孝王香薨無子國絕香濟南安王康之孫康光武帝子也乙酉北鄉侯即皇

帝位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司徒劉熹為太尉叅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郃為司徒郃古合翻

閹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威行前朝朝直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風讀中常侍樊豐唐貴中即將

謝憚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豐憚廣皆下獄死更工衛翻

家屬徙比景貶寶及弟子林慮侯承皆為亭侯年平侯耿舒子襲尚顯宗女隆應公主寶嗣襲封而弟子承

音遣就國寶於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以閹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兄弟並處權

要要呂昌威福自由已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賢曰恭陵在今洛陽東北二十七里廟曰恭宗九月乙巳赦天下秋七

月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教徒門翻

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索班事見上冬十月丙

午越雋山崩雋音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賢曰興姓渠名余按百官志王

長而無謁者長竊意長與姓也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

閹顯事無不成者斷丁渠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太子府史掌及長樂太官丞京兆王

國等長樂太官丞掌太並附同於程附同者既相黨江京謂閹顯曰北鄉侯病不解解散也言病纏國嗣

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簡擇也顯以為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更徵諸王

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

道李元楊佗陳子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

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崇德殿在南宮水經注魏文帝於漢崇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

俱坐省門下省門即禁門也前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勢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

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母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

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

誚門閹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顯蓋在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即將

閹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考異曰宦者傳作朔平門今從表紀余按百顯誘詩入省謂曰濟陰王

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此詩音酉璽斯氏翻綬音苟盡力效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

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眾少卒讀顯使與登迎更士於左掖門

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外府衛尉府也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

景傳召傳詔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更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

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呼火故翻鎮引劔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脅遂禽之送廷尉

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呼火故翻鎮引劔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脅遂禽之送廷尉

獄即夜死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按帝紀嘉德殿在南宮遣侍御史持節收閭顯及其弟城門

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下獄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已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

閭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戶王康王國食九千戶黃龍食

五千戶彭愷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戶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千趙封李剛食四千戶魏

猛食二千戶苗光食千戶是為十九侯孫程為浮陽侯王康為華容侯王國為鄠侯黃龍為湘南侯彭愷

為沔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宛縣侯李元為廣信侯楊佗為山加賜車馬金銀錢帛

各有差季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擢孫程為騎都尉初程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臣令王康

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未受符策漢初封王侯皆劍符至武帝封齊燕廣陵三王始作策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黃門令主

者故詣之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匠來歷為衛尉尉諷閭上引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

朱伉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以來歷等鴻都門之諫也事見上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

加賞賜見上卷上年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覽監古街翻賢曰梵音扶汎翻余按長秋

長趙熹丞良賀良姓也左傳鄭良霄藥長夏珍皆坐徙朔方長秋長蓋即大長秋丞一人六百帝即位並

擢為中常侍初閭顯辟崔駰之子瑗為吏駰音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

醉說輸內翻下同沈持林翻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孔頴達曰孽

斬而復生謂之孽以嫡子比根幹廢子比枝葉故孽子枝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者孽也樹木

適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為精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枝葉也少帝即位發

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賢曰呂后立惠帝後官今欲與君共求見說將軍說式白太后收京等廢少

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

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元惡大惡也并辜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也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

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禪猶豫未敢從會顯敗瑗坐被斥被皮翻門生蘇祗欲上書言狀瑗

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祗上書賢曰弟但也司馬相如傳禪請為之證瑗曰此譬猶

漢記孝安皇帝

兒妾屏語耳屏必郭翻於隱屏願使君勿復出口禪時爲司隸校尉故稱之曰使君司隸校尉部察三輔
曰奉使如此何如之趣相與私語也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已卯以諸王禮葬北鄉侯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
其人策免上卷延光二年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爲司空楊震門生震放陳翼詣闕追訟震

事卷上年詔除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賢曰墓在今潼關西大道遠近畢至有大

鳥高丈餘集震喪前號郡以狀上上時帝感震忠詔復以中牢具祠之也復扶又翻下同議即陳

禪以爲閭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朝直遙翻群臣議者咸以爲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

郃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瞽瞍使舜塗廩而自下焚廩使浚井既入從而掩之其欲殺者屢矣

又古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行下孟翻久而隔絕後感賴考叔茅蕉之言復脩子

道書傳美之鄭武姜愛少子共叔段謀襲莊公公實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今諸閭新誅太

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

太后率群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願如字郃即上疏陳之

孝順皇帝上諱保安帝之子也謚法慈和編服郃即上疏陳之

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太后意乃安 甲寅赦天下 辛未皇太后閭氏崩 辛巳太傅馮

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免司徒李郃罷 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賢曰謚法謀 丙戌以太常相爲爲

太傅大鴻臚朱寵爲太尉參錄尚書事長樂少府朱儀爲司徒應曰謚法思 封尚書郭鎮爲定類侯

以禽闕景功也定 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衆皆降由是涼州復安洮土

復扶又翻 六月己亥封濟南簡王錯子顯爲濟南王安帝延光四年濟南國絕今紹封謚法 秋七月

庚午以衛尉來歷爲車騎將軍 八月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歿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馮石

劉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効戶樂翻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

繫無辜爲吏民患三公欲致詡罪言盛夏當順天地長物之性詡上書自訟考異曰詡傳曰帝省其章

程就國在九月而數免在十月蓋帝由此知敦曰灋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街轡今州曰任郡郡曰

任縣更相委遠更工衡翻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臧古賊三府恐為臣所

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諫詩外傳曰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

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帝省其章乃不罪詔省悉中常侍張防

立召蘧伯玉而貴之斥彌子瑕而退之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帝省其章乃不罪詔省悉中常侍張防

賣弄權執請託受取詔案之屢寢不報詔不勝其憤勝音乃自繫廷尉奏言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交亂

嫡統幾亡社稷事見上卷安帝延光三年幾居希詔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復扶又國家之禍將重至矣重直臣不忍與防同

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揚震之跡揚震事見上卷延光三年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將作大匠有左校令

免官為徒輸作左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自引謂引分自詔曰寧伏歐刀以示

遠近謂寧受刑而死於市也喑鳴自殺類篇曰啼泣無聲謂之喑是非孰辨邪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相率乞見浮陽侯

屬勃海郡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賢曰謂帝被廢程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

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為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

林史記天文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塞則時防立在帝

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賢曰碑著云箱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

請賢曰阿母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詔子顗顗

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入言之梵房戎翻防坐徙邊賈朗等六

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復扶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

詡上疏薦議郎南陽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拱默言拱手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

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賢曰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為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易曰王臣

之宜擢在喉舌之官東都謂尚書為喉舌之官必有大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浮陽侯孫程等懷表上殿

程等官悉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敕雒陽令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說朱伉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

孫程等豈立東都謂天子為國家又謂為朝廷說輪尚翻張丑羊翻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紹翻帝有殺功臣之讖及

今未去宜急表之伉曰今詔指方怒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為台輔不於今時竭忠

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讖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

偃乃表諫帝果從之程徙封宜城侯宜城縣屬南郡春秋之羅國也考異曰表紀秋七月有司奏浮陽侯張賢為司諫校尉

宜城侯張賢為司諫校尉城侯侯程視侯侯張賢為司諫校尉城侯侯程視侯侯張賢為司諫校尉城侯侯程視侯侯張賢為司諫校尉

遣還國冬十月丁亥司空陶敦免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到國怨恨志志於避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

乞修復郭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乞修復郭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乞修復郭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

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更工衛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更工衛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更工衛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

為王種章於是車師六國悉平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彌移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眾二為王種章於是車師六國悉平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彌移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眾二

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

且谷且子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

車師無復虜跡

二年春正月中即將張國以南單于兵擊鮮卑其至韃破之言翻二月遼東鮮卑寇遼東方荒荒同烏

栢校尉耿晷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栢出塞擊之斬獲甚眾鮮卑三萬人詣遼東降降戶江三月旱初

帝母李氏瘞在雒陽北李氏死見上卷安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帝乃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帝母李氏瘞在雒陽北李氏死見上卷安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帝乃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

皇太后禮禮六月乙酉追謚為恭愍皇后葬于恭陵之北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皇太后禮禮六月乙酉追謚為恭愍皇后葬于恭陵之北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元孟和帝永元六年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勇門翻因發諸國兵

年班超所立也

四萬餘人分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微功自贖遂先期至

尉離關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先悉焉耆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

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微下獄免朗先期以微功法所必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

用刑不審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壬午太尉朱寵司徒朱伉免庾子以太常劉光

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勳汝南許敬為司徒光矩之弟也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

教叙行下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汚者故翻獨無謗言及於敬當世以此貴之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少詩

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又翻總備禮徵英又翻英固辭疾篤詔切責郡縣駕

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殿兩翻猶不能屈帝使出就太醫養疾太醫令屬少府掌

致羊酒其後帝乃為英設壇為子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引與與音羊晉音羊同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考異曰英

月乃設壇場見英黃瓊傳李固勸書已云焚英設壇席及瓊至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是瓊至之時英

已嘗設壇見之而為光祿大夫矣至三年早瓊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場見英則都與瓊傳異知其必不

在四年也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

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有詔書譬曉以上英初被詔命被皮義眾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

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於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

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處昌呂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

身賢曰訾量也言無量可比怒萬乘之主按英傳英彊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

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

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能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臣下為能富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

無所據矣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

邪共處處昌呂翻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仄陋論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固為其有益

漢紀 孝順皇帝

於國家偽翻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聖人被

玉至寶也被褐而懷之喻珍美不外見也良賈深藏若虛賈有善貨深

藏若無所有者不得善價則不售此皆以喻抱道懷才之士被皮義翻則王者當盡禮而致之屈已以訪

之克已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省悉景翻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

備而不至意勤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強其西翻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

而不可輔乎群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

政已治矣群小遠矣治直吏翻翻誠心至矣彼將扣閭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

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楊倞曰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

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公孫述之待李業諸使彼誠

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於

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弟讀曰悌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分扶問翻雖不足以尊主庇民

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昭帝元鳳元年三月賜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

匹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十一人以勸廉恥美風

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

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韓非子曰太公封

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友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

相七月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其有惡

者五而盜竊不與為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

矣尚何聘召之有哉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瓊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陳漢有二百五十年之厄以

為戒賢曰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間開四門聽外難群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拜議即瓊將至李

固以書逆遺之曰遺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賢曰論語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枕

山棲谷鶴鶴之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

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峴峴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皦皦山之高也皦皦易以鼓翻盛名之下

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被徵初至義翻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孟翻而

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言其名譽折減也折食列翻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六益乎言其聲名之盛素勳人是故俗論皆

言處士純盜虛聲處士純盜虛聲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引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即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

父在臺閣瓊父香和帝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達明也原習也言明爭議朝堂莫能抗奪莫能抗

其議也朝數上疏言事數上疏言事數上疏言事上頗採用之李固郃之子郃又古合翻少好學少好學呼到翻常改易姓名杖策驅

驢策馬策馬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策馬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

母記曰九為人于冬溫而夏清尋定而景省孔穎達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夏六月旱秋七月茂陵園覆災九月鮮卑寇漁陽冬十二月己亥

太傅桓焉免車騎將軍來歷罷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為去特若尸逐就單于帝悉召孫程等還

京師

四年春正月丙寅赦天下丙子帝加元服夏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

玩不御御進而桂陽太守文鶡郡國志桂陽郡在雒陽南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言不思宣暢本朝遇災而

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不罪鶡而但封還其珠五州雨水秋八月丁巳太尉劉光司空張

皓免尚書僕射虞詡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漑漕既可漑田又可通

頃遭元元之災洪氏諫釋曰東漢書鄧傳元二之災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於上字之

斯卑岷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趙氏云楊孟文石門碑漢成宗建和二年立其文有曰

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九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燕燕明明滿滿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一

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為一大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轉輒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言人民漢

漢紀 孝順皇帝

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曰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則論
爲所云元二者蓋謂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求初元年夏涼郡級羌搖蕩西州詔騰將羽林士
士擊之冬徵陽班師迎拜爲大將軍帝紀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
飢盜賊群起四夷侵叛陽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
帝紀書兩年之間萬民飢流羌猶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雲殘橋梁斷絕正是鄧騰出師時則衆
史傳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
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智難守無險之難難以
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賢曰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守固余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書音義
曰選懦柔怯也張解設難者鋪設其辭以爲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九月
詔復安定北地上郡還舊土年三郡內徙癸酉以大鴻臚龐參爲太尉錄尚書事龐皮江翻太常王龔
爲司空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許敬免鮮卑寇朔方十二月乙卯以宗正弘農劉崎爲司徒直翻
是歲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所居柳中城四千九百里而遣使者貢獻敦煌太守
徐由上求討之上時掌翻帝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

五年夏四月京師旱京師及郡國十二蝗定遠侯班超之孫始尚帝姑陰城公主公主清河孝王之

宋白曰陰城縣在今穀城縣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怒伏刃殺主冬十月乙亥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北宋乾德二年置光化軍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間孝王開薨子政嗣政愾恨不奉灋聖下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

相侍御史秩六百石擢爲王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即贊拜景時不爲禮賢曰時問王所在

相國相秩二千石相息亮翻虎賁曰是非王邪賁音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別彼列朝景然

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傳責之漢諸王國有太傅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見賢以王不恭相使檢督諸君

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奏治其罪治直曰傳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見賢以王不恭相使檢督諸君

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爲改節悔過自脩爲于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

慕近其新翻三月辛亥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見四十七卷和置伊吾司馬一人初安帝薄於統

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積敝鞠爲園蔬鞠爲茂草注云鞠窮也或牧兒薨豎新刈其下

堯賢列草者也堯如招翻將作大匠霍上疏請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平翻誘音西秋九月繕起太學凡所造構

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護烏相校尉耿晔遣兵擊鮮卑破之晔與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

置兩河間以逼群羌及河謂賜支河也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近其

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傲備助翻續上移田還湟中上奏也羌意乃安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

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採籌以神定選書四人姓氏於籌擣之於神而尚書僕射南郡胡廣與尚書馮

翊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

嘗有也恃神卜筮既未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賢曰詩云克岐克嶷鄭注云岐岐

別也嶷文王倪音苦見翻說文曰倪警諭也詩云文王嘉止太邦有子倪天之妹宜恭良

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亂翻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恭懷

和帝母梁貴人也乘氏縣屬濟陰郡春秋之乘丘也乘繩證翻選入掖庭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被皮義翻從式

智陰以不專為義蓋斯則百福所由興也子孫衆多而百福興矣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

罪帝由是賢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京師旱 三月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

長吏揚州部九江丹楊廬江會稽吳豫庚寅赦天下改元 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

冬耿晔遣烏桓戎末魔等鈔擊鮮卑大獲而還范書鮮卑傳作戎末魔賢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晔移屯

遼東無慮城以拒之復扶又翻郡國志遼東屬國故郡遼西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領昌遼實徒

音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

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謂尹翁歸韓延

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漢紀五十一

六

音才賜翻字書曰覆戶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賢曰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監古街翻音背與同疾言同有此病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蒼月言郡縣長吏使節亭傳以李過使也謂一歲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賢曰離遭也譽音余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因有罪而先自棄官以為高論語曰色斯舉矣此言州宰不覆也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日特日橫皆出於常賦之外者也賢曰調微也徒鈞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守式又翻相息浪翻長知兩翻其不從灋禁不式王命賢曰式銅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灋者勅戶縣翻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賢曰任堪也音人林翻寬其負筭賢曰負欠也筭口錢也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則翻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先巴有此禁今復申嚴之復扶又翻又下有司考吏治真偽詳所施行下返稼翻而寬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見論語禮稱彊仕曲禮曰四十禮而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灋賢曰儒有一家之文吏課箋奏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言稽首言下言稽首言下言稽首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調者臺也尚書於此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謹謹誠恐煩首頻首死罪死罪左下方用副之端門官之正南門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尚書審覈之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灋若有茂材異行行下孟翻茂材即秀才賈公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以胡廣邦虔史敞上書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陳平六出奇計以佐高帝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說苑曰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

廣河間秦乃封疆為上卿說苑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前書終軍年十八自請願前世以長纓必繫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武帝大悅擢為諫大夫賈誼年十八揚聲漢庭文帝起遷之

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矣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默回轉也反也賢曰刻削也矯枉變

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鄉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下剝奪也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者同而以雄言為非則上已從雄言而行之矣朝直遇翻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

擇勝否詳采厥衷衷衷仲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即詰之臺即尚書郎也詰去吉翻

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即不能屈左雄詰之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幾居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袁宏論曰夫謀事作制以經世訓物必使可為也古

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師古曰彈冠言不仕也以為可仕之時在於彊盛故舉其大限以為民衷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豈不偏乎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

為濟陰太守濟子禮翻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即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末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閏月庚子恭陵百丈廡災賢曰廡廊屋也說文堂下

周坐曰廡無音武上聞北海郎顏精於陰陽之學姓諸魯懿公孫費伯城郎因居之子孫以為氏顏魚豈翻

二年春正月詔公車徵顏問以災異顏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賢曰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

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

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奉與俸同亡天下之憂亡古棲連棲連仰小雅比日或棲連棲連仰毛公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被疾義翻復扶山之詩

伏災膏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守式又翻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網數賢曰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數越三公非

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臣書不擇言死不敢恨因條便

資台通鑑卷五十一漢紀孝順皇帝

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脩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

少陽之歲少詩春當旱夏必有水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轅晉書天文志軒轅十

之體也后妃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五去年閏十月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王井續漢志曰時

之體也五丈起天苑西南晉書天文志曰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園養獸之所也參十星白虎

之體也三王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

足主偏將軍王井四星在參左恐立秋以後將有羌寇畔矣之患宜豫告諸郡嚴為備禦六今月十四日

乙卯白虹貫日顓曰凡日氣色白而純者各為虹貫日中者侵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

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時三暮賢曰謂以三暮之法推之也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更工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

改青服絳也春服青夏服絳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而輕微之禁漸已殷

積王者之澤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二月顓復上書薦黃瓊李固以為宜加擢用又言自冬涉春

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賢曰春當東風也復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

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各長四丈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

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

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龍長與舞童各依其行數性各依其方色皆播雄雞燬蝦蝦臣聞皇天感物不

為偽動偽翻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

不在此也書奏特拜即中辭病不就三月使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兵出塞擊鮮卑破之

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與讀帝封娥為山陽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襄邑縣屬尚

書令左雄上封事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卷安帝

元光二年封陰謀之功不見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誠不

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詔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

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復扶又翻好呼到翻惡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

欲是以時俗為患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

欲是以時俗為患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

欲是以時俗為患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

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帝見上卷安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

群僚蒸庶莫不向風也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也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主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與常懼時世復有此類復扶又

惕之念未離於心下他歷翻離力智翻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此議今乞行之

也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危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

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上時帝乃從之夏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羣公卿士各直言厥咎仍

各舉敦樸士一人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歲京師及郡國三地震漢陽蓋其一也今封山陽君

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灾尤大臣前後督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

塞災異則翻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卒

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促步催使速行又加以捶撲捶止慈翻雄上言九

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王之節禮記曰公侯佩山玉而縹大夫佩水蒼玉而綳細綬詩曰

雙珩下有雙璫瑤瑤以韠之衝牙瑤瑤以納其間玉藻曰左徵角右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王瑤

鳴也至漢明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璫瑤瑤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孔穎達曰九佩玉必

上繫於衝下垂三道穿以瑣珠下端前後以懸於瑣中央下端懸以動則有庠序之儀庠序之儀謂

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瑣而爲聲所觸之王其形似牙故曰衝牙

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卿無復捶撲者撲蒲卜翻又獨戊午司空王龔免六月辛未

以太常魯國孔扶爲司空丁丑雒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按續漢志宣德亭近郊地光武立郊兆

翻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

封爵阿母因造妖孽妖於驕翻政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始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喁

容翻師古曰喁喁屬望風政欲翻積敝之後易致中興易以誠當沛然思惟善道寬廣之意而論者猶云方

喁衆口向上貌

今之事復同於前又復扶臣伏在草澤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高惠文景

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

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少詩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顯

揔權柄天道惡盈益謙惡盈易曰天道虧盈而不知自損故致顛仆先帝寵遇閭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

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從才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

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休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

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

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謂州郡阿私宦官今可為設常禁為子同之中臣此中臣謂昔館陶

公主為子求即明帝不許賜錢千萬事見四十五卷永平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

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百官志北軍五營校尉各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開陽城門侯羊迪等開陽城十二門每門侯一人秩六百石

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開陽門位在已應劭漢官曰開陽門始

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愴然遂堅縛之刻記其歲月因以名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漢制初拜官稱守

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壞音先聖漢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結翻

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灋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凡伯刺周厲王之詩賢曰板反也卒

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天文志曰斗

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也毗輔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

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此等議論發之變仲盈朝之時謂之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

受灋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蹉跌何翻天